

# 《Hi 艺术》专访朱小禾：匀速的胜利

文/采访：李天琪

## 所谓的前卫 不是只可以向前走

Hi 艺术（以下简称为 Hi）：你曾参加 1989 年的“中国现代艺术展”，是'85 新潮的艺术家，在风潮中你却似乎突然采取“后退”的姿态，原因是什么？

朱小禾（以下简称为朱）：我不认同艺术的“进步”论，有时需要大踏步的后退才能站在某个地方。所谓的先锋，不是前后的问题，而是边界的问题。所谓的方向，不是只可以向前走，也可以向后走，向左、向右，任何方向都可以走，只要走到了边界上，就是先锋。

Hi：系统而严谨的漆器专业培训之后，为什么转向油画？

朱：我可以画水彩、画素描、画油画、画漆画……差异不在于媒介，在于方法论。虽然现在的人们喜欢分类，不仅按媒介分类，还按照画面上形象分类，具象与抽象，以前还有革命和反革命、红色绘画……但在古代，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分类，也不分什么艺术和工艺。连艺术和生活分得都没有那么清楚。我时常想，能不能回到原始的，还没有分类的、总体性的世界里面。

Hi：在你看来，漆艺的方法论内核有什么特别之处？

朱：漆器没有要表现什么的压力，它的感情是零。工匠在制作它的时候，不是说要表现皇家的富贵、心情的激动、社会的黑暗……他可能就是为了讨生活或者希望让单调的视觉愉悦一下，仅此而已。而但也恰恰是这样一种简单的内核，不会因为时代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消失。

Hi：你的作品通过不断重复的短线而带来抽象视觉效果，你更看重重复的过程还是视觉的结果？

朱：当然是重复的过程。重复就是作品在生长，而生长是自然的。就像养一株植物，你无法在主观上要求它必须长成什么样子。养一个小孩，你也无法要求 ta 必须长得像谁。如果不像，你也不可能说 ta 长错了。一幅画也是如此，它长成什么样子，那就不要操心了。我的画，在没有展览的时候，就一直挂在墙上，我围着它看，有时候画两笔，那就是它还要再长大一点。有的时候你觉得它长不动了，它老了，但实际上它还没有死，还可以再长一点。

Hi：如何让作品自然地生长？

朱：以前读书的时候，常听老师这样说，“现在这样的效果刚刚好，停笔吧，再画就过了。”实际上现在来看，这些作品就像“早产儿”，它还没长够，还可以再长到中年、老年。但我们

害怕生长，我们喜欢儿童，觉得再长大就不可爱了，这样的创作方式或许反映出我们对于对未来的恐惧，实际上是对时间和对死亡的恐惧。

其实作品自己在不断地生长，不受作者的控制。作者只是每天给它喂点东西，就像喂宠物一样。它最后活出长出一个怪物的样子，让人很不舒服。美和丑都是我们预先设定的概念，这些概念应该被生长本身所取代。我们常常以人的审美去衡量艺术创作，我认为我们应该交出这个权力。

## “它们保护了我”

Hi：你从 90 年代开始至今的 30 多年里，作品的面貌保持了某种恒定。你自己如何看待这种恒定？

朱：可能是因为我交往很少，信息很少。我就像一个飞行员，我只看仪表，而不是用肉眼去看窗外。我有时候有意识地封闭自己，一方面因为时间精力有限，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身体一直不是很好。

Hi：你所说的“封闭自己”，具体是指什么？

朱：在画画结束以后，不太会去做其他事情，比如社交。虽然在时间上绰绰有余，但注意力转移以后，要恢复很久。所以我宁愿发呆，到公园里散步，虽然非常无聊，但有充电的感觉。

Hi：你从事艺术创作超过 40 年，一直生活在重庆，没有到北京上海等城市定居，如何理解这种物理意义上的“留在原地”？

朱：真正的敌人是没有限制，有时候，艺术家自身可能需要非常有限，才能让自己创作出的艺术变得无限。我始终特别感谢四川美院，感谢沈福文先生和漆艺这门专业，他们保护了我。让我在最容易耗散的时候，没有耗散。

Hi：你的艺术理想是什么？

朱：说理想还真不一定谈得上，就让这作品本身去发生、去存在，其他的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就伺候它就可以了。

Hi：当下的社会现实、科技、观念等等，如何影响你的创作？

朱：接受一切的影响，但不还原别人的话语。如果艺术需要其他话语来支撑，或者需要和其他话语绑在一起，那就没有意思了。就像很久以前，艺术和工农兵话语绑在一起，后来，艺术和西方潮流话语绑在一起，再后来，艺术和科技话语绑在一起……我认为这是对艺术的不尊重。剥离一切话语，让艺术的生命自己生长，让艺术自己说话。这些话，也许我们听不懂，但是它叩响了一扇未知的门。

原文链接：[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nKobT2jEAqag5VJI7\\_PU4A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nKobT2jEAqag5VJI7_PU4A)

